

朝花夕拾

# 一双草鞋

贾国勇

玻璃框内，静静地躺着一双草鞋。用稻草搓成的草鞋开始松散，不再是那样的紧凑。用来束脚的草绳已经断裂，一些散落在地，一些留在鞋体上，如枯树上伸出的脱皮的枝杈，没有一丁点儿的生机；草鞋上面落满了尘埃，不知道是刀光剑影年代的硝烟遗存，还是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时光无情洒落……

这双草鞋在玻璃框内很久很久了，寂寞的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经过了一次次的风雨飘摇，终于迎来了我们这群远方的朝圣者。站在这双草鞋面前，我嗅到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顽强厮杀，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到卢氏县官坡镇时的一路风尘，更嗅到了红二十五军生死拼搏长征到达陕北时的胜利味道……

我在位于卢氏县官坡镇兰草红军小学内的“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纪念馆”，用虔诚的心倾听着镇政府工作人员讲解这段伟大历史：1934年12月5日，为了北上抗日，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到达卢氏县官坡镇兰草村。时值寒冬时节，由于国民党的反共宣传，老乡们视红军如“匪”，全都上山躲了起来。部队不仅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给养，连一双草鞋也不能保证，战士们双脚整天踩在泥雪中，带来了很大的非战斗减员。一位红军小战士从老乡家的屋檐下摘了一双穿破的草鞋，拾掇了一下穿到了自己的脚上。时任红二十五军政委的吴焕先知道后，要求按照红军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的纪律执行——枪毙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老乡们才知道这是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部队，并不是国民党宣传的“共匪”，从山上跑了下来向吴焕先求情。后来经过调查，红军在摘下这双草鞋时，已经在老乡家门框上留下了一块银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吴焕先同意暂缓执行枪毙，以观后效。

经过这个事件后，吴焕先认识到加强部队纪律的重要性。他找到军政治部主任，让他把过去的红军纪律中的“三大纪律六项注意”修改为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。从此，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这首歌随着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在革命队伍中逐渐传唱开来。

一双草鞋的故事，我听过很多版本。所以，不由得心生疑惑：这么多的故事重复，这么多的情节雷同，会是真的吗？当我沿着红二十五军长征时留在卢氏县的红色路线，一次次拜访当地的老百姓，一次次求教于当地的史志工作者后，这个故事的答案慢慢地清晰起来：红二十五军长征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到卢氏县官坡镇，经历了千难万险，如果没有顽强的革命斗志，早就失去了战斗力；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，在经过国民党经营多年的卢氏县时，怎么能取信于劳苦大众取得万里长征的胜利？

这双草鞋不仅见证了这一段英雄史，更重要的是，在它的身上承载了永远也不会改变的严明的革命纪律，传承了共产党人不畏艰难险阻、坚忍不拔的共产主义信念，让我们这些后来人为之敬仰，为之崇拜。

今日的卢氏县官坡镇兰草村已成了新时代的美丽乡村典范，省道绕镇而过，其便利的交通条件促进了官坡镇的繁华与发展，整洁的街道上商业、医疗、娱乐以及教育设施俱全，来来往往的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和快乐。这一切，并没有让我们陶醉其中，站在兰草红军小学门前，我眼前浮现出的是80多年前那个寒冬的兰草村，以及崎岖山道上走来的红军队伍……

郑州地理

# 深山藏小城

韩心泽

早起不怕路远，心情只管交给朝霞与清风；暮不畏晚归，幽梦尽可付与明月与虫鸣。尤其周末，往往小城人已经下了山坐在倦游桥上沐风，外地来嵩山的游客才开始赶紧赶趟上山，小城人这时就会感到特别骄傲和满足。

小城就是一味安心宁神的清茶，放慢脚步徜徉在她整洁的街头，吹一吹拂过嵩岳的清凉山风，就能把白天的辛劳与夜晚的疲惫，冲淡成云逸风轻、身心空净的心境。

若说都市的生活条件、乡村的生活环境兼具的地方，小城就是标本。这两年，有钱的都时兴在大城市买房，住在大城市却受不了都市的拥挤吵闹，尤其炎夏更受不了大城市的热岛效应，一到周末，又都忍不住和来登山的都市人一块回到小城消闲。被邻居看到，会上下打量他们一番，一副语重心长的笑脸：我说大城市的，还是咱城里好吧？咱家门口有顺山的凉风，有密密匝匝的树荫，小桌子一早支上就是等你呢，赶紧坐下下盘棋、喝两口酒解解闷儿吧。

这些年小城的框架一年年拉大，已升级为县级市，但小城人就是对市叫不习惯，对城改不了口。眼看公路纵横、高速交错，农村人进回城，方便如同串门，城里人回趟农村老家，也就是在两个家之间打个来回，城里城外的人们

就更愿意亲亲热热地叫小城“城里”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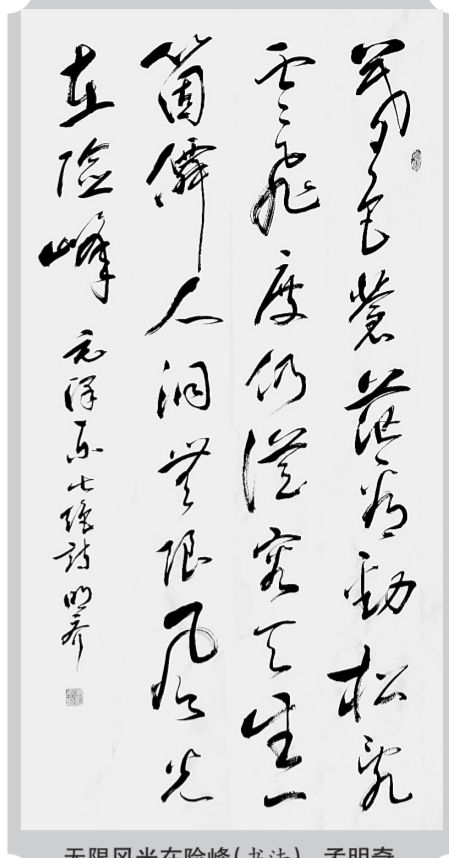
以前大家分居在十里八村，现在十里八村好多人都住进了城里，就把乡里乡亲的和睦与亲昵也带进了小城。在城里小区，隔壁住的相见之下原来和你来自同一乡镇，楼下住的攀谈几句彼此可能就扯上了亲戚。你正急着想回农村老家却苦于车限行，来串门的隔壁大哥一抖手中的车钥匙：“刚好也要回老家顺路捎你一程。”你正待在屋里看电视，有人啪啪拍拍你房门，开门一看，原来楼下亲戚回老家带回一堆青灵灵的黄瓜豆角，专门跑上来非要送你一把。楼下溜达，有个人迎面走来，你要侧身朝左相让，那人也朝左侧来，你朝右相让，那人也朝右堵你。你正欲发火，对面的人冲你哈哈大笑：“抬头看看我是谁，咱一个村你得叫我老叔，这几年在城里上班就认不出我了？前几天就见了着你了，我也住这个小区，今后有事儿别绕着你叔不说。”一抬头，你怒气顿消：“哎呀，光听说老叔你一个木匠搞装修发了财，有想到咱都在一个小区买的房子，城里还是太小啊！”

随着新型城镇化脚步的加快，住进城里的子女不断把乡村的父母接来，把更多的亲情故事汇入社区、融入小城。

都说农村的老人进了城会感到寂寞，搬进小城的老人感受更多的却是热

闹和开心。一大早，子女上班去了，孙子孙女也送去了学校，小城之内无远路，老人们乐得弃公顺路到附近公园歇脚。在凉亭连椅上眯着眼刚坐了一会儿，就有另一个老人在对面坐下，觉着面熟，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。你看着我，我看看你，突然两人一起一拍大腿，你不是韩村的谁谁谁吗？你不是王家门的某某某吗？八几年咱一块儿在磨沟采过石头，哎呀这两年你没变老咋还年轻了？可不是咋的，这两年种不动地来城里和儿子儿媳一起住，开始闲得难受，那是咱不会享清福儿，适应了心里就变舒坦了，就是闲得身体有点不好使唤了。你看这里到处是花花草草，还有健身器材，李家的李老拐也经常来。哎，你看，这货腿不得勤在健身器材上还可活色，走，咱凑一块儿喷会儿……

这两年，每当璀璨的路灯替换了绚丽的夕阳，小城大小社区门口，大小公园内外，最炫民族风、又见山里红、老婆最大等动感旋律，就开始忽远忽近地此起彼伏，广场舞运动几乎一统年轻媳妇、半老婆婆们的文娱生活。但这里有有节制的欲望，也有有节制的夜间灯火，所以保持了宁谧的午夜，保持了绚烂的晨曦，保持了幽幽的蓝天，保持了悠悠的白云，也保鲜着小城人生活的静好与幸福。



无限风光在险峰(书法) 孟明奇

百姓记事

# 陪了你一生

孙道荣

阳台废弃的花盆里，忽然冒出了一棵嫩芽。它是一棵草，还是一棵花，抑或是一棵蔬菜，我完全看不出来。但它娇嫩、鲜活的样子，一下子迷住了我。我赶紧用杯子接了一点清水来浇灌它。水浇下去的时候，它的嫩叶和腰身，都微微颤抖了一下，像是向我致谢。我笑了，对它说，好好活下去。

下班回家，我再次见到它时，它似乎已经长高了不少。工作了一天很累，往常一回到家，我就会瘫坐在沙发上，闭上眼睛养精神。今天像以往一样累，但我愿意将最后一点气力，花在它身上。土还是湿润的，不需要再浇水了，那就给你翻翻土吧。我翻土的样子一定很笨拙，但我还是耐心地将花盆表面的土都翻了一遍。这样，你的呼吸就可以畅通一些了。

我并不是一个爱花草的人，以前，阳台上的花草，也都是家人侍弄的，我只是偶尔去观赏一下它们，就像我在公园里，随意张望一下那些花团锦簇一样。这棵忽然冒出来的嫩芽却不同，它是自己钻出来的，是我发现它的，对它便有了一种特殊的情感。每天早晨上班之前，我都会为它浇点水；下班回到家，第一件事，也是直接去阳台看它。有一天，我看见它的叶片上，爬着一只小虫，我不清楚这只小虫是不是来蚕食它的，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将其捉走了。

它茁壮地成长。它已经枝叶旺盛了。我拍了照片，发给朋友圈里，希望有人能认出它，竟然没有人能叫出它的名字。我想，可能是我的朋友圈太小了吧。这个世界，认识我的人同样不多。没关系，我给你取个名字吧，我就唤你小叶，春天里的一片叶子。你的叶子抖了抖，我就当你同意了。

随后的一些天，我疲于工作，为生计奔波。当然，再忙，我也会看望你，为你浇浇水啥的。有时候，心情不大好，我还会跟你唠叨几句，发几句牢骚。一株植物，本不需要分担一个人的烦恼的。

在春末的某一天，你竟然开了几朵碎花。我努力嗅了嗅，没有花香。但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，你也不必失望，没有香味，花型也不美，但你已然是一朵花，你盛开了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

我期待着你结果。但是，没有。而且它慢慢枯萎了，死了。

它的生命如此短暂。我失落而伤感。但是，亲爱的小叶，我见证并陪伴了你的一生。就像在这个杂乱的世界，总有那么一两个人，默默地陪伴了我们一生，而很可能我们并不自知一样。



溪山笑傲中(国画) 张旭阳

是天上银河的多情，你驻足在这片圣洁之地。一汪清澈，淘洗着无数个填满爱意的词牌。

是挚爱女神的一瞥，你鲜活了几世最美情缘。一地月色，氤氲出多少次溢漫兰舟的紫影。

月的情怀是阴柔的。在江南的小夜曲深处，撩一袭裙裾的端端，拨一帘探窗的小梦……竹影弄月，梦吃流觞，轩窗阁楼有多少心事搬进爱河。

琴声是纯净浪漫的。从多彩的神话中走来，扯几段诗经离骚或唐宋的修辞，交付给这枚弯月……鸟篷清夜，夜虫嘤嘤，让多少怀春才俊船头仰望。

这一弯青月哦！是前世的种子，在今生吐艳。是天地间的一场约定，在此时倾心。是一曲没有结尾的琴瑟，把天下最真的情愫，都放养在这一汪深情中。

谁在阁楼，谁依轩窗，谁摇桨橹，谁在岸边……

又是谁赶脚而来，又是谁背负行囊。心跳，脚步，同赴月色，只为

散文诗页

# 七月，穿过红尘与月儿践约

丁子

一条小河。你梦中的江南小镇……

梦中的月儿化成溪流，是青涩的。因为只有青涩才是纯净的；小河的梦中色彩流淌着，是甜蜜的。因为只有甜蜜才是热烈的。

把一沓没有写完的诗词歌赋，用渴求包裹，装进进京赶考的行囊，背一身寻觅，让脚步伴随河边小巷约定，在此时倾心。是一曲没有结尾的琴瑟，把天下最真的情愫，都放养在这一汪深情中。

谁在阁楼，谁依轩窗，谁摇桨橹，谁在岸边……

又是谁赶脚而来，又是谁背负行囊。心跳，脚步，同赴月色，只为

一条小河。

甜蜜，是小巷里流淌的飒飒。只有英武的后生接招拆解，豪放成一曲壮歌。

这小镇，这小河，这无眠街巷，这小船，这青石小径。在讲述人间最美的故事。

你，他，还有很多满怀真爱的有情人。

人无眠，夜未央……

身后红尘万丈，眼中清澈如洗；一地月色写不完梦呓里的私语。

卸下疲惫烦忧，胸怀坦荡无垠；满腔浓稠道不尽书简上的眷恋。你的一曲《凤求凰》能让月色流

泪，能让河水静滞，能让静谧了千年的故事重新开启。开启了的故事一定是新鲜的，故事里的情节一定会透骨扯魂！

他的一阙《蝶恋花》能把红尘洗净，能把世俗剥离，能把前世今生的情缘交给日月光色。交给日月的情缘一定会永恒，永恒的情缘一定是惊动天地！

红尘滚滚，岁月繁杂。但岁月里的真爱永远是鸟语花香。爱河荡漾，星月无邪。那小河的目光抛洒出的淳朴美意。

红尘再厚也尘封不了心的执着，执着会踏碎陈旧的桎梏，把荒芜翻耕成翠绿；

路途再远也阻止不住情的真切，真切能扫去荆棘的羁绊，走出一条花香甬道。

小镇的月色，流溢真爱的体温。爱意，惊美了所有的鱼儿。

小桥的笛声，牵扯蝴蝶的丝线。醉美，沐浴着所有的爱恋。

谁在小镇的月下等你……

# 连载

田贵也喜欢这首歌，不过他不会吹口哨。田贵走过去：“大壮！”

大壮扭脸看他一眼，口哨不吹了。“大壮，马这么大，你这么小，它要不听你的话了咋办？”

大壮故意斜着一只眼睛看田贵：“你真是个孩子！它是我的马，敢不听我的话？”

“它要万一不听呢？”田贵不服。二小带着绿豆儿、水花跑过来。

“万一听不？问你们的团长吧！”大壮扔下手里的树枝儿，又腰看着二小。

二小说：“大壮，给你商量个事？”“给我商量事？是以小孩儿的身分还是以你儿童团长的身份？”

二小又起腰：“当然是以团长的身份！”

“嘴，口气不小啊！团长？儿童团长！”大壮故作轻视。

“当然是儿童团长！”

“那好吧团长！请讲吧，儿童团长王二小同志！”大壮又装起首长的样子。

二小说：“大壮同志，我们儿童团，想请你讲一讲抗日的故事。”



二十六声枪响

“啊——说起话来话啊！”

孩子们不笑了，专注地看着他。

谷总暴风骤雨般的训斥过后，关秘书说：“谷总，都怨我，我不该领着他们去那种地方。我检讨，我深刻检讨。”

宋书恩说：“谷总，主要错在我，我不该叫小亮喝那么多酒，没有照顾好好他。”

“这不是追究责任的问题！”谷总点燃一支烟，语气有些缓和，“你们必须接受教训，引以为戒。一个我赏识的人，一个我的秘书，一个我的亲属，你们出这样的事情，让人家咋看我？是我管教不严啊。”

这件事让宋书恩顾虑重重，心惊胆战，生怕因此影响到自己的调动。后来，同事间关于那件事又传说：关秘书勇敢，挺身而出保护小亮受了伤，宋书恩胆小退缩，躲了起来才毫发无损。

这种说法更让他不安，他很怕谷总误解。事实上，也根本不是那回事。那天，他们三个人到了迪厅，开始坐在静吧的吊椅上喝啤酒。正喝着，从他们桌边过去了一个穿着很露的领舞女孩，还没结婚的谷小亮眼睛一亮，嘴里说了句真正点，就站起来朝着女孩所在的吧台走去。临走还对宋书恩与关



中原

秘书摆摆手，眨巴眨巴眼，说：“我去挂挂看咋样。”

晚饭时候三人喝了一瓶六十五度的二锅头，谷小亮喝得最多，有点小晕。宋书恩看他那样子，对关秘书说：“他可别惹事啊，你去把他叫过来吧。”

关秘书说：“没事，我们来过好几次了，不会有事。”

话音没落，就听到谷小亮跟那女孩吵了起来。原来，谷小亮喝醉酒有个习惯性动作，就是把手往人家肩膀

上搭，他跟那领舞女孩说话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把手搭人家肩膀上，女孩一弯腰，一抬手把他的手推掉，厉声说：“你想干啥？走远点！”

谷小亮尴尬地笑笑，说：“我啥也不想干，说句话不中啊？”

“没工夫跟你闹扯，滚一边去。”被酒精作用着的谷小亮很冲动，尴尬的笑凝固在脸上，恼火地说：“你他妈的叫谁滚一边？老子不怕你！”

如果他只说这句粗话，也许矛盾还不会升级，废话几句话就不了了之。但他加上了手上动作，用手在女孩肩上推了一下。女孩奋起还击，把手里拿着的一个塑料茶杯摔到了他身上。矛盾迅速升级，在谷小亮伸手甩了女孩一个耳光之后，吧台后边的男服务员拿起啤酒杯朝着他的头部用力砸去。

关秘书从听到他们开始争吵站起来快步走过去，也就一两分钟时间，等到他赶到，殴斗已经进入高潮，谷小亮的脸上开始淌血。他举起双手想挡住谷小亮，谷小亮却倒在了地上，男服务员手中的啤酒杯只剩下了带手柄的一块弧形玻璃，他毫不犹豫地向关秘书砸去，在右手虎口处划了一个深深的口子。随着一声尖叫，关秘书左手捂着右手捂着腰呻吟起来。